

今年是梅兰芳先生120岁诞辰。我十七岁时第一次看他的戏,是由我家姐夫带着去的。这是我的青涩岁月里,经历的最难忘怀的一次艺术盛典;也是我京剧结缘的“初恋”,从此终身相随,直到白头。

1956年9月中旬,梅兰芳率团南下,入驻人民大舞台。海报甫贴,风传街市。戏迷们嗅觉神奇,奔走传信,喜不自禁。姐夫为看20日晚的打炮戏《贵妃醉酒》,脑筋动足。因为他既要票价低廉又要位子称心,这就难了。于是只得提前两天到戏院门口排通宵。记得那天傍晚,我们带着单被、折凳和干粮,从家中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九江路大舞台。途中

我想:长夜难熬,一宵无寐,人吃得消吗?谁料现场却是人头涌动,欢声笑语喧阗,就如过节般的热闹,大伙儿开心着哩!

经过两个昼夜“快乐的辛苦”,姐夫如愿以偿地购得两张五角一张的票,位子是三楼前座一排正中央。其时的大舞台剧场有一二三层的观众,它既分出了票价的档次,也大致分清了观众的身份地位和经济状况。单说三楼,前座五毛,后座二三毛,是当时社会底层平民谁都看得起的价位,这也反映了梅剧团亲民意识的强烈。不过三楼的观众虽然身份卑微,但从这里发出的掌声、彩声,既热情又恰到好处,说明他们很懂戏!

人生如梦,时间都去哪了?

40年前,我从下放的江西农村参军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师,投身国家重点战略铁路——穿越千山万水的襄渝铁路建设中。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融入军营后很快亲如兄弟。然而,艰苦的环境,危险的施工,常常会有战友不幸牺牲。那倚秦岭临江汉的一座座烈士陵园里,长眠着许多年轻的身躯。我离开部队的前夕,曾到墓碑前点燃一支又一支香烟,在烟雾缭绕中向牺牲的战友道别。其中

时间都去哪了

王耀忠

有一位福建兵才刚刚20岁出头,新兵连时曾和我睡在一起,下连队后他在施工中总是勇挑重担,从不叫苦怕累,不到一年半就光荣入党。在支部大会上他说过,在部队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我一定要让自己青春的力量,争分夺秒用在铁路建设上……虽然这些战友和我永别了,可我一直觉得他们的人生如惊鸿一般短暂,夏花一样绚烂,应当而且必将永远与共和国长存!

我复员后回沪进商业系统搞共青团工作。我们的团委书记也当过兵,正直大气,善解人意,在他的领导下,我们企业的团工作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大气候下,连续几年荣获先进,深受广大团员青年拥护。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青年报》《解放日报》都有报道。然而上世纪九十年年代初的某一天,已是年轻处级干部的他突然远赴国外创业。临行前,我们团委一班人聚会依依惜别……时间一晃而过,他一去就是二十年,且杳无音讯。今年早春二月,离开多年的他终于回到上海探亲。我们这群“老团干”再次重逢相聚,大家感慨万千:过去意气奋发豪情满怀的青年,如今大都已年过半百两鬓斑白。大家惊诧:时间都去哪了?忆当年搞共青团工作风风火火恍如昨天,又历经下岗上岗、下海创业、重组整合,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而这位老书记这二十年来时间都交给了艰辛的打工。“西方不是天堂,当然,空气例外!”他感叹,“目睹今天如此繁荣昌盛的祖国,想想何必当初!”为此,他决定考虑回国办养老院……

聚会结束,夜空中一轮明月高照,把夜上海点缀得如梦如诗。我们走过芳草如茵的中心绿地,走过歌舞升平的街心广场,心中思绪万千:过去的时间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追逐的“梦想”,而今天的时间真正属于你,我,他啦!

做自己想做的,走你想走的,让有限的生命融化到无限的时光里!

“车品”

薛松

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人在贫穷的时候,也许只有一个想法——脱贫。但脱贫之后,想法也就多了,如当下车尾后面的那些提示。看来,只有驾驶员的精神生活真正富裕起来,这些车尾的句子才会有一个质的变化。一旦“新车上路,请多关照”、“行车勿抛物”、“文明行驶,从我做起”等“友情提示”盛行起来,甚至不提都不提,作为国际大都市,我们的品位就真正体现出来了。



中药多为植物药,因此许多记载中药的典籍均用本草命名。从我国现存最早之药著作《神农本草经》,到迄今为止所收药物种类最多的一部本草专著《中华本草》,以及明代及药学成就之大成,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之百科全书《本草纲目》等等。

中药玉蝴蝶就是一种紫葳科植物种子,它因略似动物蝴蝶又似玉质而得名,《滇南本草》中描述为:“中实如积纸,薄似蝉翼,片片满中。”被称为最美丽的中药。玉蝴蝶能清热解毒、消除内热,与常

“摆驾——”幕后一声清亮圆润的念白穿透至幕前,刹时全场沸腾了!但见梅兰芳饰演的杨贵妃,娉娉婷婷缓缓移步趋前,那雍容华贵的万方仪态,让观众无不惊艳。但瞬间寂静无声,满场屏气凝神,聆听那段脍炙人口的四平调:“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一曲毕,姐夫轻声说:“梅先生声腔未变,依然醇美,但不知他的腰腿功夫……”话音未落,场内又一波如潮彩声。原来,梅兰芳的“嗅花卧鱼”身段表演到位,六十二岁的人了,风姿不减昔日。观众们似乎被贵妃的醉态所倾倒,也醺醺地不能自己,我自然也跟着醉了一回。我初涉菊坛,就享受到这么高级别的艺术待遇,实乃如在梦幻,三生有幸。

行文至此,我特别要落一下重墨。就是那晚场内还坐着两位“高人”在观摩。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十六年后,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他俩竟成了我的师长和同事!这就是资深报人、著名记者李中原和张之江。

那夜,中原先生在前台,之江先生在幕后。翌日下午,我在姐姐住处邮局的阅报栏上,拜读了他们在晚报文体版上撰写的文章。中原报道了演出盛况,之江的独作“梅兰芳在后台”,以独特的视角,从后台写到幕前,将“三千宠爱一身专”的杨玉环,从受到冷落,到借酒浇愁乃至她

渴望幸福而不得的苦闷和惆怅,评析了梅兰芳既演得“贵”又演得“醉”的艺术魅力。文章写得美极了,字里行间流淌着浓浓酒香!李中原和张之江于1946年进《新民报·晚刊》工作。1982年晚报复刊,中原任编委兼文化组负责人,之江担任文艺戏曲记者,兼文物、书画等报道,我则任文化新闻版的编辑,与两位先生一采一编做着一块版面上的活儿。中原有“放心记者”之誉,他的文章条理清晰,字迹娟秀,经常是不作删改即可排上版面。他还慧眼识才,有次他去安庆采访

黄梅戏,看了尚未成名的韩再芬演的《孟丽君》,回报社很兴奋,说:“这个小姑娘将来必成大器,晚报要率先捧!”未过几年,韩再芬果然成了名角。可她是否知道,中原是她最早的伯乐呢?至于之江,我向他学得更多。一次跟他去京剧院走基层,京剧名家董芷苓见到之江,忙躬身作揖叫了声“张老师您好!”我顿觉

我的东北乡间老家红旗社那地方,家家的餐桌上都有大酱,大人小孩都喜欢吃。我家的大酱由母亲一个人来做,她做的大酱咸淡相宜,色鲜味正,喷发着浓浓的清香。吃着母亲的大酱,就佩服母亲的勤劳、善良,更品不够母亲掌控的家庭生活和母爱的那种绵长浓厚的味道。

每年刚进冬月,母亲就从仓房里背来一面袋的黄豆。放在簸箕里,左磙碌右扒拉,挑选出满满一大盆饱满溜圆的豆粒。她用水把黄豆冲洗得露出亮光以后,放进铁锅里加水炖煮,待黏稠、熟透、见绛红色时,母亲便拿起木制的酱杵子开始捣碎黄豆了。她脱掉外套,用力拿酱杵子碾压热锅里的豆粒,一下一下,没多一会儿额头就沁出汗珠来了。母亲让我不时给她擦汗,她不许有一滴汗落进豆子里,怕做出的大酱走味。满锅的黄豆全都捣碎了,看干稀相宜黏稠均匀,母亲就在锅旁放一张桌子,一瓢瓢掏出黏糊糊的黄豆,在桌子上做出长长方方、绵绵软软的酱块子。刚刚干透,母亲就拿牛皮纸把每一个酱块子包

最美丽的中药玉蝴蝶

何鑫渠

我在中药行业工作,曾将美而轻巧的玉蝴蝶,附上不到百字的文字,用红纸打成名片大小,写上我姓名,封入塑料袋。有时用作名片,喜者爱之收藏。有时就当吉祥物送人,也颇得好评。2010年,我陪老母去香港,坐地铁,每有人让座时,我将玉蝴蝶作为吉祥物感谢让座人,并说这是现在大陆的习俗,为大陆人加了分。这倒是玉蝴蝶的另外之功。

我在,喝酒;你在,我的瓶中。有一种水,在我的肚里,你在瓶内的水中。

我将自己喝斜了身子,你将自己横成了青山。

那一年,我将你捡起,在一个大水的边上。你在你的水中,跟我,千里火车返家。三年了,多少回看你,隔着玻璃,你我在各自的世界。

总是,带你在全国各地走。白天,将你放入口袋,摆上路边排档的酒桌;晚上,放你回落水瓶,回你自己的世界。你看你,在瓶子里,从壳中伸出你肉的头角,肉的象鼻。

什么时候,真将你立在白银盘中?就一个青螺,还原成洞庭湖上的美丽君山?

先生的分量之重……

1961年梅兰芳过世半年后,我请姐夫在中国剧场看梅葆玖演《霸王别姬》,葆玖的扮相、演艺均是梅门遗韵,可我的眼前,却不时晃动着“贵妃”的醉影。再看场内,气氛浓郁,观众神情黯然,我问姐夫是何缘故?他颇为感慨地说:“大家是在想念梅先生啊!”

布林克沃斯是一位澳大利亚南澳的农场主,最近,他在农业公司购买了一万八千头牛,他决定把这些牛亲自从目前处于干旱的昆州赶到1500公里外,他在新州靠近里弗赖纳的一个牧场,整个行程将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

有30年赶牛经验的比尔·利特尔是负责这次大转移的领头人。他说,这是他赶牛生涯中经历的数量最多的牛群。赶牛人将这批牛分成9群,每群2000头。他认为这是一项创纪录的壮举。在牛群开始移动之后,头尾相距80公里,场面非常壮观。

然而,一次驱赶这么多牛,走这么远的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源。有时在水源不足时,为了防止走在前面的牛群把水源的水搅浑,他们会用电子篱笆将水源围起来,然后用水泵把水抽到水

裹起来,干净平整。然后,把这些酱块子分别放在梁柁上和屋墙旁,存放晾干,自然发酵。

转过年开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小草露绿了。母亲把窗外空了一冬用小木条夹成的酱栏子收拾干净,搬进去用了多年的大酱缸。酱栏前,母亲打开所有的酱块子,让风吹让阳光照射两个中午,这叫风晒除菌。正是农历四月初八那天,母亲早

母亲的大酱

王忠范

早烧开一大锅清水,一勺勺撒进食盐,水凉透了盐匀了便灌进缸里。母亲砸开酱块子,又掰成一个一个小吃块,轻轻慢慢地放进盐水中。这时候,母亲总是念叨那老掉牙的民谣:下大酱,好日光,家里家外暖洋洋;大酱香,细品尝,家味美好日子长……酱圪达在盐水里刚刚溶解,她就铺苫纱布扣上铁皮盖封缸。白天掀掉铁皮盖,在阳光的照耀下,母亲拿着酱耙子一遍又一遍地打耙,不

见的杭白菊、金银花一样有开音利咽清火明目、养颜美容之功。据说王老吉或加多宝凉茶配方里就有玉蝴蝶成分。

我在中药行业工作,曾将美而轻巧的玉蝴蝶,附上不到百字的文字,用红纸打成名片大小,写上我姓名,封入塑料袋。有时用作名片,喜者爱之收藏。有时就当吉祥物送人,也颇得好评。2010年,我陪老母去香港,坐地铁,每有人让座时,我将玉蝴蝶作为吉祥物感谢让座人,并说这是现在大陆的习俗,为大陆人加了分。这倒是玉蝴蝶的另外之功。

我在,喝酒;你在,我的瓶中。有一种水,在我的肚里,你在瓶内的水中。

我将自己喝斜了身子,你将自己横成了青山。

那一年,我将你捡起,在一个大水的边上。你在你的水中,跟我,千里火车返家。三年了,多少回看你,隔着玻璃,你我在各自的世界。

总是,带你在全国各地走。白天,将你放入口袋,摆上路边排档的酒桌;晚上,放你回落水瓶,回你自己的世界。你看你,在瓶子里,从壳中伸出你肉的头角,肉的象鼻。

什么时候,真将你立在白银盘中?就一个青螺,还原成洞庭湖上的美丽君山?

先生的分量之重……

1961年梅兰芳过世半年后,我请姐夫在中国剧场看梅葆玖演《霸王别姬》,葆玖的扮相、演艺均是梅门遗韵,可我的眼前,却不时晃动着“贵妃”的醉影。再看场内,气氛浓郁,观众神情黯然,我问姐夫是何缘故?他颇为感慨地说:“大家是在想念梅先生啊!”

布林克沃斯是一位澳大利亚南澳的农场主,最近,他在农业公司购买了一万八千头牛,他决定把这些牛亲自从目前处于干旱的昆州赶到1500公里外,他在新州靠近里弗赖纳的一个牧场,整个行程将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

有30年赶牛经验的比尔·利特尔是负责这次大转移的领头人。他说,这是他赶牛生涯中经历的数量最多的牛群。赶牛人将这批牛分成9群,每群2000头。他认为这是一项创纪录的壮举。在牛群开始移动之后,头尾相距80公里,场面非常壮观。

然而,一次驱赶这么多牛,走这么远的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源。有时在水源不足时,为了防止走在前面的牛群把水源的水搅浑,他们会用电子篱笆将水源围起来,然后用水泵把水抽到水



绵绵春雨

(牛博士对马姐说)

戴逸如 文并图

又是春雨淅沥时节。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两句诗自然然而浮上脑海,简直像是这般光影,这般音效,这般气温、湿度下天然长着的结构部件,必不可缺的。尽管小楼、巷头早已变换成了高层、小区,尽管卖花女的吟唱早已冻结在了黑胶唱片里。犹带隔年黄的绿地上,所见只是一树树玉兰、樱花和迎春。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真是炖出了味儿的大白话的典型。如同高手汲无污染山泉沏出的上好白茶,清淡、醇真,回味无穷。

这两句诗悄悄地流传,一代又一代,穿越过一个又一个时空。恐怕,只要有中国人存在,这两句诗是不枯不萎的了。

不由人不想到:多少故作的豪放,多少故作的婉约,多少富丽斑斓,多少香艳风流,多少盛气霸悍,多少撕心裂肺……不是都心不甘、情不愿,却终究从历史长镜头中淡出去了吗?五斤狼六斤的蛮力,浓油赤酱的作料,统统白费。倒是这丝毫惊不到人的、实诚的低声细语,不绝如缕了。

槽里供牛饮用。他们要向所经过的所有地方政府申请过境许可。地方政府有时会拒绝他们的申请。这次,昆州的温顿郡政府就拒绝了他们要求通过的申请。后来州政府派人查明牛群路过的途中有足够的饲料和水源之后驳回了温顿郡政府的决定。

赶牛长征

金凯平

在21世纪的今天,赶牛遇到的另一项挑战就是交通,以及遭遇不熟悉牲畜特性的人,其中数交通最令他们担忧,因此他们有专人调控交通。

不过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赶牛人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前他们住宿在帐篷里,使用篝火做饭。现在他们有卡车跟着,卡车拖着一个移动厨房,里面有冰箱、橱柜和炉子。所有这一切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文明,更加舒坦一些。

但促进发酵而且搅进阳光的味道。晚间扣严铁皮盖,继续焖酱,更重要的是防止下雨漏进雨水。母亲说如果缸里漏进雨水,大酱就会生蛆的。母亲天天这样忙活着大酱,到四月底时,大酱终于在庄稼院里飘香了。

新做的大酱咸鲜醇厚,用来蘸葱蘸黄瓜蘸萝卜吃,既脆生又清香,满口生津。母亲还换着做鸡蛋酱、韭菜酱、辣椒酱、清蒸酱、喇咕酱、肉酱、鱼酱……花样翻新,绵润喷香,可称乡间美味。而含有母亲辛劳、心事那种浓浓的味道,真的叫人难忘叫人怎么也品不够。端午节后,园田里的青菜大喷下来了,母亲就用大酱腌黄瓜、辣椒、豆角、芹菜、鬼子姜。这种咸菜嫩嫩脆、色泽好、味鲜美,可下饭,也是下酒菜。母亲常叫我们这些孩子给左邻右舍送些大酱咸菜,谁吃了都说好,都感谢母亲。

乡间老家的大酱,本土本色,像农家朴朴实实的生活,情味浓浓。我离开老家好多年了,最想的还是母亲的大酱。

